

登廣告 拍短片 自費撐政改

患癌老船長殷盼普選：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僂願



■69歲身患肝癌的老船長潘勝自費在報章登廣告，表達希望在有生之年實現特首普選的心願。 莫雪芝 攝



愛港情深 痛斥拉布誤蒼生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鄭治祖、陳庭佳）潘勝在訪問中，除表達了對在有生之年普選特首的急切盼望，也流露了自己對香港的戀戀之情：愛之深，責之切。他對反對派拖香港發展後腿的行為嗤之以鼻，更痛斥無理的拉布和司法覆核。援引歷史、借鑑外國經驗，只想香港向前看，一直發展下去。

看議會淪「垃圾會」想掙爛電視

潘勝在訪問中說，自己在4年前退休，才開始有空關心時事，卻看見立法會越來越「唔對路」，拉布越拉越多、越拉越長，不雅用語、雜物滿天飛，「知唔知我哋市民嘅理念係乜？日做夜做，求民生唔難！你反對香港建設，拖垮香港政府嘅建設，我哋市民唔希望咁樣。」

在港英的行政主導時期，立法局是重要一環。他憶述，當時由港督兼任立法局主席，議員一半是官員，一半是港督委任的社會賢達，「唔係做家『一人一票』選垃圾，掙蕉呀、掙樽呀，乜都得。我覺得而家呢個唔係立法會，係『垃圾會』，有陣時我睇到好谷氣，真係想掙爛部電視！」

潘勝畢業的香港航海學校，創辦人已是故御用大律師貝納祺，曾擔任市政局議員數十年，也是當時著名的改革派。他表示，當年貝納祺也有反對殖民統治政府的一些做法，但當時的議政氣氛理性，並非如現在般盲目反對：「一個議題，你有幾千個反對嘅題目（修正案），講嚟講去三幅被，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，根本就唔想嘅拉布嘅時間坐喺度。」

動輒覆核 空耗公帑難勝訴

他感嘆，香港以前實行行政主導，辦事效率高，回歸後行政主導卻被攻擊，行政彷彿被司法及立法牽着鼻子走，無理的司法覆核個案湧現，令香港回歸18年來的基建發展十分緩慢，例如港珠澳大橋、機場第三條跑道及石鼓洲焚化爐，縱使仍未被拖垮，建造成本也勢必上升：「你答我，回歸之後，10單司法覆核入面，有幾多單係成功（勝訴）嘅？」

上世紀60年代在「的近律師行」的學習經驗，令潘勝學到的不只是英文，也認識到何謂「有商有量」：當時不少控辯雙方律師在會議室內私下解決案件，解決不了才交予法庭處理。他說，當時尚不明白他們的用意，之後發現他們不想法庭審理多一宗案件，令政府有額外支出，「點解得咁吓吓就話要司法覆核？」

縱橫四海的他，對駕船穿越連接北海及波羅的海的德國基爾運河十分深刻。他憶述，那裡風景優美，最重要是可容許排水量達3萬多噸的大船空載通過，而橫跨運河的橋雖然舊，但仍可容許大船在底下通過，足見德國人的視野：「人哋可以睇到長遠發展，但一嚟英國當時只係預香港住300萬人左右，二嚟做家立法會班人又咁短視，點搞？」

昨日，一份報章的全版廣告成為坊間熱話，那個花五位數錢，只為喊一句「我能等到普選的一天嗎」的人，到底有怎樣的故事？記者多方探尋，終於找到他——這個69歲、曾患三期肝癌的退休國際船長，聽他講自己的人生，講見識閱歷，講對抗病魔，講「時不我與」的人生領悟，講自己現在的期盼：沒有甚麼比有生之年有票選特首，來得更着急、更重要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、陳庭佳

潘勝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憶述，2003年，當時57歲的他確診第三期肝癌，他希望換肝治病，但瑪麗醫院當時於器官移植方面實行計分制，年紀大、病情重的他自然「輸蝕」，加上自己的血型是O型，不能從A型或AB型的妻子兒女身上取得部分肝臟做手術。院方更預計他只剩下三四個月壽命。

港美換肝不果 內地移植成功

其後，他聽從一名朋友的意見，前往美國尋找一線生機，並獲介紹一名肝臟專科醫生了解病況。「照完CT（電腦斷層掃描），佢（醫生）問我：『你嚟美國做乜？』我話：『睇吓求生有無機會，我想換肝。』」佢答我：『你唔使諗喇，無機會，一條返國內（內地）換。』」

肝臟專科醫生的太太鼓勵當時對內地醫療沒有信心的潘勝：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器官移植的口碑不俗，他們有兩個病人在那裡換肝，效果不錯。「點都要博一鋪。」於是他取消往拉斯維加斯的「最後散心之旅」，改為參加到天津的「求生之旅」。

手術結果令瑪麗醫院跌破眼鏡。他笑言，瑪麗要拿他做「白老鼠」研究，現時他覆診時抽血也比別人多，不過他並沒有介意，更打算辭世後將整個軀體捐贈院方，「等佢哋研究吓，一個當時接近60歲嘅第三期肝癌病人，點樣可以喺換肝之後12年都無復發。」



■潘勝在天津換肝成功。受訪者供圖



■潘勝的船長證書及肩章。

莫雪芝 攝



■航海生涯令潘勝(左)見多識廣。

受訪者供圖



■青年潘勝行船見慣大風浪。

受訪者供圖

從低級船員擢升國際船長

1963年從香港航海學校畢業時，潘勝年僅17歲，當的是低級船員；16年後的1979年，他擢升為國際船長，也只是33歲。他憶述，當時見到外國人做船長「好高級」，心想「人做得點解我唔做得」，於是就不斷在「上岸」期間，到當時的香港理工學院進修、考取牌照，一級級攀上船頂控制室。

港青怕苦視野窄 自己國家懶了解

潘勝當年尚算年少有為，但被問到有何「貼士」給予現今香港青年時，他先慨嘆時下不少「細路」被家長寵壞，吃不了苦，當然不會選擇航海學校：「唔同我哋嘅時代，嗰陣係謀生嘅時代，而家香港好多嘢做，佢哋會諗：『行船嘅，風浪大嘅，唔知有無命啲。』」

數十載航海生涯，令他可以造訪30多個國家，足跡遍佈全球。

珍惜手握一票「落場」揀選特首

有過這一段經歷，令在港土生土長的潘勝更珍惜時機的重要。他說，當年的港督是由英國政府委派來港，港人一票也沒有，現在有機會根據香港基本法，由1,200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，再由選民「一人一票」揀出心目中的人選，這已是踏出了民主的一步。

潘勝說：「點解我哋唔要（一人一票）？市民希望有得落場玩。有一票，有得選自己嘅特首，好過一票都無，你哋（選舉委員會）玩晒。唔理三個（候選人）好、兩個好，起碼我有權選。」

網綁否決政改「綁」走市民希望

不過，反對派議員至今仍堅持「網綁否決」普選方案，隨時把其普選特首的希望也一併綁走。潘勝對此感到失望，因他們並不能代表全體港人，尤其是希望可以如期普選特首的港人。

他感嘆道：「嗰啲『泛民』都唔係我選出嚟！……我覺得好悲觀，如果咁樣即係原地踏步，同上5年一樣，咁香港又點可以行前一步？點行出民主嘅一步？你（反對派）成日講民主，但係有無做到我哋一般市民嘅要求？」

潘勝又質疑反對派根本不想普選方案獲通過，最想就是香港政制原地踏步，因他們是既得利益者，若原地踏步就繼續有話題去撈取選票，以保住議席及議席帶來的利益。

經歷無數風浪、病痛煎熬，潘勝感嘆：「人生到咗70歲，仲有乜嘢要求？我而家淨係要求『一人一票』選特首，希望有機會啦，無機會我都無辦法。」有指是次普選方案若被否決，隨時要到2027年才有特首普選，屈指一算，他那時已屆八旬。「所以我咪話希望有生之年可以選特首，我為乜也要搞咁多野？就係咁咁囉！」

特寫

喚醒議員良知 何懼人身攻擊

香港社會撕裂嚴重，其中不少反對派中人通過網絡欺凌等方式，打壓與自己不同意見者。潘勝在訪問中表明，他是次高調支持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，絕不會害怕緊接而來的人身攻擊，只想帶出普羅大眾希望「一人一票」選特首的聲音，喚醒反對派議員，令他有生之年可以選特首。

沒有政黨背景 無「水喉」支持

被問及為何如此「搵本」賣全版廣告、拍短片，潘勝先強調自己沒有政黨、政團背景，背後也沒有「大水喉」支持，此舉十分簡單：表達希望香港「一人一票」選特首、希望喚醒堅持否決普選方案的反對派議員。

行船見慣風浪 放馬辯論挑戰

廣告刊登了潘勝的全名及電郵，擺明車馬歡迎討論甚至挑戰：「我預咗啲嘅。我預咗受到人哋攻擊，我唔怕嘅！我行船嘅陣幾大風浪我都唔怕，我怕咩乜嘢？」

他強調，香港基本法賦予港人言論自由，「你可以反對，但我可以有自己理念。」香港是法治之區，不容任何人胡作非為。

潘勝坦言，很多港人是「沉默的一群」，忙於討活，對無理事情敢怒不敢言，「驚自己個樣出咗嚟就畀人攻擊，起你底登facebook、恐嚇你，多的是。」對於因意見不同衍生的「起底」、人生攻擊，他直斥這些行為卑鄙，沒有尊重別人的言論自由，「相反我攻擊你，我起你底，咁樣得唔得？唔得啲嘛！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、陳庭佳

潘勝新婚燕爾，郎才女貌。受訪者供圖

見多自然識廣，他認為香港青年不只視野狹窄，「根本就跌咗落個井底，無跳出個井睇吓世界」，甚至連自己的國家也害怕，不去了解內地發展。

當年的香港航海學校是寄宿學校，對宿生的紀律要求嚴格，好比軍訓。潘勝寄語香港年輕人最好接受一下軍訓，「唔使好似新加坡咁要兩年嘢，（累積）半年都好嘢」，讓他們學習何謂紀律、耐勞、服從、獨立：「呢啲係一個人應該有嘅嘢，唔係話示威畀人拉喇陣，喊住打罵阿媽。我知道之後，真係笑到牙都甩。」

民主是碗 民生是飯 碗不能果腹

訪問地點是航校舊生會於灣仔的會址，樓下的軒尼詩道曾於去年被「佔領」，不少香港年輕人也曾參與其中。潘勝以吃飯向年輕人打比喻：民主是隻碗，民生是米飯，「你無米食得飽，畀個碗你食唔得飽？」年輕人應該要珍惜香港現有得來不易的一切，「你『佔』嗰條路係前人建嘅。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、陳庭佳

■潘勝以基爾運河上德國人建橋為例，歷盡滄桑至今仍適用，呼籲港人眼光放長切莫短視。